



刑警的隐秘

修莱荣 著

沈阳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守勋
封面设计 刘建华
责任校对 宁 伟

刑警的隐秘

修莱荣 著

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三纬路2段19号)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260000
印张 12³/₁₆ 印数 1—80000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56-053-6/I·26 定价: 3.40元

内 容 提 要

囚车，划破某边城夜空的静寂。一名罪犯又被投入拘留所。你想知道拘留所里各种罪犯的心态和表现是什么样子吗？本书有详细描绘。

本拟欲擒故纵，钓条大鱼，不料这竟是条吃人的“鲨鱼”。突然开枪打伤刑警，逃掉了……

从此展开了一系列紧张、惊险、动人心魄的追缉和擒拿，而且随着稀世珍奇——九宝金佛的出现，斗争更趋白热化……

这里，除了真枪实弹，搏击格斗，也有内心深处的情爱……

生与死的搏斗，爱与恨的交织；苍莽的原始森林，多采的少数民族风情……组成了本书错综复杂的矛盾和丰富多采的情节，可读性极强。

目 录

- 一、在边城的深夜里，有一辆囚车 1
- 二、这里是她几进几出的地方，可这一回 5
- 三、刑警陶进回到家中倒头便睡，而他的妻子 7
- 四、惯窃翟铁结识了一组黑线老手，一切都变得
难以估计了 12
- 五、要谈论刑事侦察，首先应当提到他 16
- 六、“老树皮”在山海关车站溜下了火车 20
- 七、要议论刑警队还得说到他 22
- 八、翟铁逃跑是赫雷的主意吗？可结果呢 28
- 九、逃犯开了枪，冲出包围圈 37
- 十、虽然当了多年副局长，思想上还未走出青纱
帐 44
- 十一、由“巧遇”派生出来的——“小玉”？
还是“巧玉”？ 52
- 十二、陶进苦守火车站，不料却遇见了她 57
- 十三、“挖玉”毫无实质性进展，引起赫雷的思索 65
- 十四、亲情和恋情 69
- 十五、朱岗——杀人狂与翟铁的犯罪观念 74
- 十六、陶进是个机器人吗？ 81

十七、北京，人海中，有一个幽灵似的窃贼	95
十八、料不到，谭忠宇也有谭忠宇的苦衷	106
十九、这些话，这些事，只有他才能说得 办得出	114
二十、近四十年历史，四条人命	125
二十一、假如那天晚上电话不出故障	135
二十二、霹雳手段，菩萨心肠	140
二十三、父子，夫妻	153
二十四、魏蓉蓉回到家中	173
二十五、魏民言竟去找了翟丁	176
二十六、这里变成了发案的现场	185
二十七、魏蓉蓉自有自己的路	187
二十八、没想到，赫雷当了破案副指挥	193
二十九、心脏病·出租车与翟铁失之交臂	200
三十、“汪洋大”与东北虎	207
三十一、死了个欧阳化雨，引起多少思索和 反响	217
三十二、案情获得了很大进展	221
三十三、翟丁决定要公事公办	233
三十四、庄农“病”了	237
三十五、应当说赫雷是故意地上了翟丁的圈套	239
三十六、只有他才知道八号铁线吞进胃里是什么 滋味	246
三十七、赵强的逻辑推理	249
三十八、“天哪！九宝金佛！”	251
三十九、翟钢狡黠地冷冷一笑	255

四十、	破案的规律就是一波三折·····	259
四十一、	徐州——郑州——西安·····	294
四十二、	严玉森遇见了赫雷，从绝望到希望·····	277
四十三、	翟钢忽然出现在西安街头，这太出乎 翟丁的意料了·····	286
四十四、	赫雷彻底垮了吗？·····	294
四十五、	“汪洋大”的来龙和去脉·····	304
四十六、	这就是爱情吗？·····	314
四十七、	用骨肉之情铺出的路·····	320
四十八、	白天与黑夜·····	330
四十九、	夜行·对话·边境困难重重·····	340
五十、	政策，关系到干部问题·····	352
五十一、	林莽·死亡·情爱的力量·····	361
五十二、	追求·归宿·三个女性·····	379

一、在边城的深夜里，有一辆囚车……

“局长批示，拘留十五天，抓紧突审。”

“赫队长说请局长批刑事拘留，交预审办。”陶进往脑后捋了下大沿帽，用毫不让步的反驳口气说。

“庄副局长指示，还有人犯在逃，一定要你们办到底。”听到陶进提到了刑警队副队长赫雷的名字，值班秘书扯了扯被子，扭身坐到床边，相应地提到了庄副局长以示抗衡。

“什么都留给我们刑警队‘办到底’，那预审科干什么？”陶进又咄咄逼人地反问。

睡意未消的值班秘书打了个长长的呵欠，耸了耸双肩，表示他对这类话无可奉告。

机关里流行一句口头禅：秘书是局首长的屏风。你可以跟他们吵，跟他们喊，拍着桌子告诉他们，刑警队还有十来起重大案件没有破，刑警们白天、晚上疲于奔命，个个都累垮了。象这样只剩一个在逃犯的案件，理应由预审科受理，与刑警队共同配合捕捉……你可以说得口干舌燥，满嘴飞沫。但，最后他们答复的还是那句话：“请按领导的指示办。”

毕竟副局长已经批示了，还有什么办法。陶进愠怒地瞥了秘书一眼，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抓起桌上三份别着曲别针的散页卷宗，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值班秘书忽然想起了什么，急忙下床在后面追赶：“噢，庄副局长祝贺你们破获了重大抢劫案，让明天把破案

经过报来，局里要通报——表扬。”他有意拉长了音调，显然是为了加重这句话的份量。

陶进在楼梯上回过身来，挥了下手中的卷宗说：“对不起——没功夫，请派人员下去走访吧。”说完，他扭身咚咚跑下楼去。

“这帮刑警，个个都这么粗野——简直象……”秘书嘟囔着，长长地伸了一个懒腰，随手关闭了室灯，躺到床上，不久，又响起鼾声……

刑警队距离市公安局看守所十里之遥。因为时过午夜，街上寥无行人，雪亮的路灯照着马路两旁参差不齐的楼房。此刻，这座位于东北边陲的城市，象一个走散了观众的巨型建筑博物院，空旷而又寂静。当然，也只有此时，才是这个城市最安宁的时候。

深蓝色的面包型警备车，以极高的速度冲过空旷的马路，在快离开市区的时候，拐上了一条坎坷不平的土路。接着，在两道雪亮的车灯前呈现出看守所的一角高墙。随着灯光的移动，又看见了两扇紧闭着的黑漆斑落的大铁门。

每当在深夜看见这两扇又厚又重的大铁门，陶进总联想起《西游记》里描写的住着妖魔鬼怪的无底洞口。

大门两侧是扯着电网的红砖高墙。它的坚固完全可以和古代御敌的城墙媲美。每个墙角都有一个可以瞭望四面八方的岗楼。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日夜不停地沿着这座高墙巡逻、站岗、值班。只要太阳一从地平线上消失，通明的灯光马上就会照亮一切角落。因为这里囚禁着数以千计的喜欢黑夜的魑魅魍魉，哪怕留给一丁点黑暗，他们也会兴妖作

怪。

汽车驶近铁门，一边减速，一边鸣着喇叭。门里的值班看守被惊动了，有人打开了角门上的瞭望孔。

陶进跳下车来，未等他走近，看守已经认出了他：“怎么又是你？总是深更半夜来‘捣乱’？”

“‘4·19’抢劫案破了，把人送来……”说着他从警服下兜掏出了两支香烟，一支叼在嘴边，一支伸进瞭望孔。

随着一阵门栓响，角门“哐啷”一声打开了。陶进给看守点燃了香烟，朝警车挥了下手。年轻的刑警赵强首先跳下车来，接着是三个被手铐锁成连体的人犯，最后跳下车的是刑警大于。几个人自然地排成一行，鱼贯钻进角门。

一排排依墙而建的监舍，灯光明亮却肃寂无声，使人联想起一座座上了锁的仓库。

位于预审办公楼和监所之间的看守员值班室里灯光格外耀眼。那里是片刻不眨眼睛的地方。

两位值班看守看见陶进等人走进，立即办理着拘留人犯的手续——搜身，扯下腰带、裤勾、鞋带，填写扣压物品单……

三个凭穿戴足可以在舞厅吸引姑娘目光而大出风头的年轻人，如今不得不提着裤子，趿拉着鞋，这一落千丈的形象，显得既狼狈，又可笑。

“姓翟的不要押进七监。”陶进低声告诉一名看守。

看守员斜睨了一眼桌上的卷宗，点了点头，提着哗哗作响的一大串钥匙，把人犯带了出去。

走廊里传来了铁门开启声。

象一名长跑运动员跨过了终点线，从发生案件直到此

时，才是刑警们的神经完全可以放松的时刻。

放松了的神经是无法经受困倦袭击的。等两位看守走回值班室，陶进和几个人有的坐在办公桌前，有的歪在值班床上都已经睡了过去。

“跑到这来享福？快起来！”看守员象轰小鸡似的连喊带嚷地吆喝着。

刚打了个盹，就被弄醒。陶进赶忙睁开眼睛，用手擦了擦嘴角。他想，方才的睡相一定十分难看，歪着脑袋，咧着嘴，口水外流。

随着看守的吆喝，赵强和大于都被轰了起来，懵懵懂懂地跟着陶进走到院中。

“为什么不让姓翟的进七监？”一位看守隔着窗问道。

“257号是他哥哥。”陶进明确地回答。

坐在警备车上的赵德福今年53岁，算是公安局中年龄最大的司机了。

正因为上了年纪，他的觉一向很轻。只要车门一响，他准会在方向盘前挺直腰板，表明他一直毫无倦意。刑警们一上车倒头便睡。他还得把他们一个个送回家去。待他送完最后一个人驶回车库时，天已大亮，满街行人了。

车进库房，他才觉得全身象散了架似的难受，两腿软得连车也懒得下，索性就蜷缩起身子歪倒在坐椅上呼呼地睡着了。

二、这里是他儿进儿出的地方，可这一回……

又闻到了这股刺鼻的怪味儿。翟铁险些呕吐起来，这是监所里的室内便池和众多人的汗臭混合在一起的臊腥加上粪臭的味儿。

说来也真他妈的怪。在劳动教养的农场，在劳改队都没有这种味儿，为什么这种味儿却在这里经久不散呢？

屈指算来，他第一次闻到这种味儿是在七年前。然后从这里走向劳动教养的农场。第二次呢？是在三年前。也是天快转暖的时候，他从这里走向了劳改农场。这简直成了规律。每次闻到这种气味，都说明自己又是厄运当头了。

前两次可没有要呕吐的感觉，这次为什么胃里总是不停地翻腾？大概是自越狱逃出劳改农场这半年来，经常嗅到女人身上那股特有的馨香，山珍海味又吃得太腻而造成这几种气味反差的缘故吧？

随着监号铁门“哐啷”一响，他意识到又要过与世隔绝的日子了。要暂时给那种为所欲为的放荡生活画一个句号了。

在这个两米来宽、九米多长、约有二十平方的监号里，已住了十几个人犯，都已睡下。他们的头分朝两边墙壁，一颠一倒。这样头脚相抵是最节省占地面积的布局。为了给睡在窗边的“笼头”留一块自由坐卧的宽敞空地，每个人都不得不侧身而卧。这里很象一盒挤满沙丁鱼的罐头。

尽管已是“三进宫”，翟铁还是第一次看到这般拥挤的监号。他打量着一张张熟睡的脸孔，希望能够见到一两个

熟人。他还要找一个插足走路的地方。作为翟铁他绝不可能与这些人挤在一起，他的位置应该在窗台边。

谁料，未等他抬脚，一个象半截塔似的汉子忽的一声从地上跳起，劈面给了他结结实实的一拳。这一拳又重又狠。翟铁的脸上一阵剧痛，随即一阵晕眩，两眼向外放射金星。

“把皮扒下来，检查！”一拳之后又是一声粗野的断喝。

翟铁知道，这是专门管理监号的值班犯人。一般都是由生性野蛮、膘悍有力的犯人担当。他们白天睡觉，晚上监视犯人的行动。因为稍有特权，个个都是穷凶极恶。

挨了一记老拳之后，乖乖地脱下衣服，让他们把藏在裤角里的烟丝、火柴、开启手铐的万能钥匙统统拿走，甘做一个“顺民”，也许一切又都归于平静。但，这势必会被当成“卡拉”（新手），要想再“立”起“棍儿”来，坐到窗台去，那就十分艰难了。如果打一阵呢？一是出口心中的闷气，二是把大家闹醒，也许有熟人就会站出来。想到这里，他毫不犹豫地用足力气挥动胳膊打出一个“长直拳”。只听“扑腾”一声，象推倒一座小山似的，那个值班犯人鼻嘴冒血，仰面朝天倒了下去，硕大的身躯一下砸醒了十几个熟睡的犯人。

“轰”的一声，整个监号的人犯几乎都坐了起来，人们一齐望着门前这个身材高瘦的年轻人。

“铁子？”从窗边传来一个象青蛙鸣叫似的声音，接着又传来一个短促而有力的声音：“让开道！”

坐在地上的人犯马上缩起了腿，翟铁迈着检阅似的步伐大步走了过去。

那个被打倒的值班犯人，抓起不知是谁的破布胡乱在脸上擦了两把，“腾”的翻身站起。他满脸血污，两眼发红，挥着拳头象一头野牛似的朝翟铁的后背袭来。身材灵活的翟铁轻巧的将身一扭，失去重心的大汉“噗通”一声摔倒在地，引起了一阵哄笑。

“肃静！”门外马上传来了看守的喊声：“笑什么？”

监号肃静下来。翟铁坐到“笼头”身边，原来他是哥哥翟钢的同案犯——郭黑子。

三、刑警陶进回到家中倒头便睡， 而他的妻子……

掏出了系在“五四式”手枪绳另一端的钥匙开启了房门。自“4.19”抢劫案发生后，一周多的时间里，陶进第一次算是回到了家。

厨房中的陈设已经隐约呈现在晨曦中。为了不影妻子的睡眠，他蹑手蹑脚地推开了卧室的门。可是——

床上没有人！

两床被褥整齐地叠在床角，看上去好象几天都未动过，陶进心中顿时一沉。也许在他未回家的时候，她根本不曾在家住过？他时常惦记的家，原来早就是一座空房。

因为头脑昏胀，无法过多思索那些令人心烦的往事和后来的不良结局，被困倦和疲劳折磨着的他，只好胡乱脱了衣服，扯过被子倒头便睡。

和煦而明亮的阳光从窗帘的缝隙走进屋中，照亮了这个

曾经是一对年轻伉俪的安乐之窝。

大概挂在墙角那一帧镶在用电影废胶片编织的相框中的订婚照片，是这一对青年人幸福结合最原始的记录。从落在上面的灰尘看，至少有半年没有人擦拭过。对它的冷遇，也许最能说明而今这一对年轻夫妇对当年结合是何等的心情。

陶进生于1946年10月，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从小学戴上红领巾，在高中加入共青团，一直是学校的“三好学生”。在“史无前例”的年代，他理所当然地跟着一面面鲜艳的红旗，走进了北大荒的广阔天地。

他当过兵团的学“毛著”积极分子，是火线入党的生产突击队员；当过生产排排长、连指导员，一干就是十来个春秋。直到那一年连里所有的青年都蜂拥奔回城里，他才交完全连的思想考核簿和一件件生产工具，连夜去赶回城的最末一班车。

回到家，又和弟弟、妹妹们挤住在低矮的土房中，每天吃着靠父亲工资买来的苞米面、高粱米过日子。除了当临时工，就是在街上闲游逛。不到两年的时光，他学会了抽烟、喝酒。有一次还因为替一位同班女同学打抱不平，打塌了一个流氓的鼻梁骨；而不得不去蹲了七天拘留。然而，“祸兮，福之所倚”，两千多年前老子说的这句话竟在陶进身上得到了验证：小陶从蹲拘留开始真的因祸得福了。

当然，蹲拘留就得被审讯（早年管这叫“过堂”）。这福就是从审讯开始的。

七天的拘留一共被审三次，审讯员都是那位五十开外姓魏的老同志。有人叫他魏预审，也有人叫他“魏团长”。通过审讯，不知凭那条那款，这位老预审打心里喜欢上了这

个小伙子。在最后一次审讯时，两个人喝着茶，抽着烟，唠了整整一个下午。

通过交谈，陶进较全面地了解了，他叫魏民言，当了十多年的预审员。“文革”期间，到处树“造反”大旗的时候，老魏一时心血来潮，也拉起一派，还当了“核心”。后来各派大联合，他也混进了“局造反司令部”，既“紧跟”还“效忠”。“四人帮”一垮，打破了他的黄粱梦，只得又回来当预审员。

老魏办案向来是快刀斩乱麻。他当天作了裁决，处理意见是，陶进赔偿对方医疗费25元，教育释放。

这25元就是陶进一家月收入的三分之一，如何拿得起？虽然当时有不赔款就不能释放的规定，但是陶家未缴款，陶进也如期走出了拘留所。后来才知道，这25元钱竟是魏预审给交付的。这一切真使陶进感激涕零。

那个时候，老魏“一个战壕的战友”有的还在台上，他通过关系把陶进调进一个派出所当上了人民警察。干了不到两年，陶进的能力和才干被赫雷发现，于是又把他调进了刑警队。

陶进能走到这一步，自然对魏民言感恩戴德，一有空闲就去魏家帮助干些家务活，诸如拉秋菜，挖菜窖，买煤，劈样子，样样干得麻利而又妥当。老魏全家也都把陶进当成自家人。

岂不知，还有更幸运的事情在等着陶进。老魏有二女一子，长女已经出嫁，儿子尚小，只有二女儿魏蓉蓉已经到了操心的年龄。蓉蓉比陶进小几岁，长得如花似玉还不算，还是个多项艺术的爱好者。那时正在一个工厂的工会里搞宣传

工作。

如果把话说穿了，不妨这样讲，从审讯陶进的时候，魏民言这位老谋深算的预审员就已经想到了自己宝贝女儿的婚事。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交，也算是水到渠成，陶魏两家终于结成秦晋之好。结婚的费用一大半是魏家出的不算，连那间二十二个平方，一室一厨的新房都是老魏几次跑房产公司给批下来的。

但是，中国那位姓李的老头子在说完前边那句话后，紧接着又说：“福兮，祸之所伏。”这句话也在陶进身上应验了。

面对这种恩德相加的婚姻，陶进已经没有再选择的余地，尽管也曾听到过关于魏蓉蓉的风言风语，还是欣然接受了这种“天赐之和”。可是，婚后的矛盾却象剥茧抽丝一样，一点一点地逐渐显露出来。陶家父母思想守旧，想要及早抱孙子，而蓉蓉却把生孩子当成是女人的自我践踏，执意不肯。结婚虽已三年，蓉蓉的身段容貌还象当年一样娇媚。

近几年来，市里相继出现了舞厅和酒吧。与此相联系的是，蓉蓉的服装发式也越来越讲究了。晚上在家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大概直到这时，陶进才知道，婚前蓉蓉眷恋的那位艺术家虽然已经娶妻生子，但，他们仍然是舞池中一对配合默契的伴侣。

这一切当然使陶进感到恼怒，羞愤。他曾不止一次要进行报复，可又一次未曾施行。是没有机会？还是缺少勇气？都不是！是他自己已经意识到与魏蓉蓉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心理差异。

蓉蓉自幼学过钢琴、绘画，虽然没有显赫成就，却有两幅风景写生进过省青少年美展大厅。她也曾在规模不算太小的舞台上演奏过钢琴伴唱《红灯记》。如今她所在的市艺术馆活动组，又是与艺术家们广泛联系的地方，她理应有一个画家或音乐指挥家的丈夫，可偏偏阴差阳错地和一个成天与犯人打交道的刑警生活在一起。

陶进已经意识到他们迟早要分手，对一个要分手的女人进行报复是不仗义的。三年夫妻有恩有怨，如果双方平静分手，让恩怨抵消，双方心灵都可以求得平衡。

他无法施行报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碍着他的泰山老大人。为了不伤这位恩人的心，他甚至不能把蓉蓉有辱门风的风流勾当向他叙说。只要蓉蓉不提出离异，他就得继续维持这个同床异梦的婚姻……

想通了这一切，也就找到了解脱自身痛苦的钥匙，所以陶进才能睡得这般香甜。甚至连开启门锁的声音也未把他惊醒。

房门被推开，身穿米色猎装夹克衫的蓉蓉哼着一曲节奏明快的舞曲，甩着秀美的长发，象一阵风似地旋进屋中。当她发现酣睡在床上的陶进时，嘎然停止了哼唱和旋转，象看一个陌生人一样打量着他。

说真话，这些天她差不多已经把这个睡在床上的男人忘怀了。

他的睡相真难看，半睁着眼睛，咧着嘴，还不时的皱眉打鼾。她讨厌这种睡相，不只一次地讥笑过他。现在，她看到这副睡相心中引起的不单是讨厌还有沮丧和痛苦。难道她就是和这样一个粗俗的男人在一起生活了三年，而且还要继